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法兰西与圣心崇拜

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Fra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acred Heart*

[美] 雷蒙·琼纳斯(Raymond Jonas) / 著
贾士蘅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法兰西与圣心崇拜

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与圣心崇拜——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美] 琼纳斯著; 贾士衡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1751-5

I. ①法…

II. ①琼…②贾…

III. ①罗马公教-基督教史-法国

IV. ①B97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263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法兰西与圣心崇拜

——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美] 雷蒙·琼纳斯 (Raymond Jonas) 著

贾士衡 译

Falanxi yu Shengxin Chongb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4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致 谢

本研究计划最初进行时，得到（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 XIII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及华盛顿大学版税研究基金会（Royalty Research Fund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资助。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霍华德与弗朗西斯·凯勒基金会（Howard and Frances Keller Fund）曾数度资助我关键性的研究旅行。法美委员会（Franco-American Commission）选任我为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资深学人（Fulbright Senior Scholar），我因而可以得到大额的研究经费，并在法国长住。并且因获得霍华德基金会奖学金（Howard Foundation Fellowship），乃得休假一年，完成本书的手稿。

我在巴黎的时候，有幸得在巴黎总主教辖区档案保存处、天主教研究所（Institut Catholique）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警务处的档案保存所、巴黎市历史图书馆（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国家档案保存处（National Archives）、塞纳行政区档案保存处和在文森（Vincennes）的陆军档案保存处等地工作。我也曾在罗马的梵蒂冈档案保存处（Vatican Archives），沙特尔（Chartres）、昂热（Angers）、吕松（Luçon）和普瓦捷（Poitiers）主教辖区的档案保存处，以及马孔（Mâcon）、南特、永河畔拉罗什（La Roche-sur-Yon）、普瓦捷、昂热、马赛和图卢兹的公共档案保存处进行研究。在西雅图图书馆交互借阅处（Interlibrary Borrowing Office）的布兰丁（Cynthia Blanding）和格雷森（Barbara Grayson）欣然惠予我得力的协助。图书馆副主任（Associate Director of Libraries）威尔逊（Nancy Wilson），也应我



XIV 的请求将我教员研究室的使用权延期，因而我得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地点。我也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莱文（Sheila Levine）、布兰德（Juliane Brand）、布朗（Dore Brown）和汉森（Hillary Hansen）。编辑迪布尔（Charles Dibble）问了许多问题并给我许多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

圣心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对象、巴黎的不朽纪念物和反革命的标志。它是一个视觉上的课题。我在研究的过程中，从各档案保存处和图书馆收集到几十张圣心的图像，本书中所用的为其中一部分。我非常感激各位档案管理员和博物馆管理员，我在使用他们的收藏品时，承他们惠允拍照。

许多体贴的朋友、能干的档案管理员、好同事以及关心我的朋友，都多方惠予协助。他们是巴罗斯（Susannah Barrows）、利斯（James Leith）、哈格罗夫（June Hargrove）、贝森（Gérard Besson）、拉朋乃提的加比和奥迪尔（Gabby and Odile of La Bonnetière）、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克塞曼（Tom Kselman）、萨洛蒙（Denise Salomon）、嘉迪尔（Jacques Gadille）、劳乃（Marcel Launay）、马丁（Françoise Martin）、布洛克（Howard Bloch）、卓维（Gérard Cholvy）、万斯（Eugene Vance）、伍德（Nancy Wood）、佩龙内特（Michel Peronnet）、努爱哈（Yves-Henri Nouailhat）、安德森（Joseph Anderson）、斯卡利特（Victoria Scarlett），以及德宏谋（Louis Delhommeau）、比佐（Pierre Bizeau）、布瑞蒙（Henri Bremond）、普罗亚（Philippe Ploix）等神父。在华盛顿大学许多支持我的同事中，我想特别提到汉金斯（Tom Hankins），他在最紧要的时刻给予我批评和鼓励。我也要特别感谢班诺亚（Jacques Benoist）真诚的友谊，培养我对巴黎兴趣的已故的平克尼（David Pinkney），带我参观旺代地区的马丁（Jean-Clément Martin），至少在一开始不向我透露研究圣心得花多少工夫的鲍曼（Frank Bowman），以及不断给我灵感和鼓励的林恩·亨特（Lynn Hunt）。

这本非常使用记忆力的书，也滋生了其本身几个欣喜的回忆。多

拜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我和我的家人曾住在旺代地区的一个村落中。在周末和假日，我们畅游法国西部各地。有的时候研究工作是偶然发现有价值物品的才能与良好训练的配合。我那时只有 10 岁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在马奇古（Machecoul）一个二手货商店的印刷画片堆中，找到一件 1865 年这个主教辖区奉献圣心的装框纪念品。她的发现提醒我主教辖区奉献对培养大众信仰的重要性。安东尼（Anthony）和凯瑟琳（Katherine）也各发现了若干圣心的人工制品和染色玻璃。我的妻子帕特里夏（Patricia）也给我极大的支持。她问了我许多中肯的问题。我在作这一研究时，经常想到许多见到异象（vision）的人和疯子、圣徒遗骸和圣骨箱、英雄和恶汉、建筑家和反对崇拜偶像者、迫害者和殉道者。帕特里夏对于这些也有诚挚的兴趣。本书乃为她所写。 XV

目 录

致谢.....	1
引言：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1
第一章 圣心造访夏洛莱草原.....	9
神圣的激情	16
具有特权的看法	21
和选民的神圣联合	23
神恩的系统	26
耶稣的圣心，全国性庄严伟大供奉的起源	29
第二章 预兆：马赛和圣心	37
马赛的圣职男女	39
马赛正式奉献给圣心	46
马赛是一个可作为鉴戒的故事	47
传播的工作	52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天主教徒的焦虑和圣心	61
革命走入了歧途？	65



	国债与天主教会的财产	66
	法国西部对革命的宣誓与反对	69
	恶魔的出现	72
	伏尔泰搬了进来；圣徒相率出走	75
	一位国王为实践誓言而建立的还愿教堂	76
	游行行列与亵渎神圣	80
	天主子民的标记（圣心的新异象）	87
第四章	圣心与旺代一带的反革命运动	103
	宫廷上的圣心	105
	圣心进入战场	113
	被说成魔鬼的敌人	120
	恐怖、折磨和死亡的仪式	122
第五章	圣心与王政复辟	135
	王政复辟时期的法国对旺代的看法	137
	法国：一个在国内传教的国家？	141
	马拉的圣心	145
	圣心的修女和友人	147
	文学上的格斗	153
	王政复辟时期有见异象者	157
第六章	罗马、战争和“恐怖年头”的开始	169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战争	170
	失败所造成的国内戏剧	171
	奉献给圣心	173
	巴黎人对圣心的许愿	175
	伟人的子孙	180
	英雄的牺牲	186
	罗聂：旗帜、一次战役、一座祭坛	190
	恐怖年头继续下去：在巴黎的内战	193
	巴黎公社与圣心	197

第七章	修建全国性许愿的教堂	207
	磨砺许愿	210
	地点的选择	212
	国民会议批准该地点的取得	214
	设计国家许愿教堂	216
	圣心堂与批评它的人	221
第八章	现代的抹大拉的玛丽亚请求宽恕	231
	修建蒙马特的圣心堂	234
	动员多数人做“这项工程”	236
	筹款与圣心堂的全国性与普及性雄心	239
	教诲的时刻：朝圣和圣心堂	246
	断断续续的修造	250
第九章	镶嵌细工所捕捉的异象	259
	单一的纪念物，单一的信仰	262
	一个想成为国王者之死	267
	模棱两可的传统	273
	参考书目	281
	索引	329

引言：近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我有一位朋友是研究近代法国的杰出历史学家。在我最初造访巴黎的时候，他热心地带我参观巴黎的名胜古迹。蒙马特山也是一个我们去的地方。像大多数的旅客一样，我们在安特卫普（Anvers）由地下铁道走出，向北步行到圣彼得广场，而后爬陡峭的台阶到圣心堂。在我们上蒙马特山的时候，大教堂及其几个圆顶逐渐出现，由山顶升起，其细节在一个巴黎的夏日透过棕色的霾现形。在走近山顶时，我们遇见成群的旅客坐在台阶上，尽情享受8月底的阳光。我们得设法穿过许多旅客、背包和小贩向上走。 1

当我们走到大教堂时，我的朋友停下脚步，并坐在台阶上。我在他旁边停下来，甚感迷惑。我们一路爬上来也不容易，但他却不是因为疲劳。他就是不肯进去。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和成百的其他旅客一样挤进教堂的大门去。他于是告诉我圣心堂的简史，我注意倾听。他说革命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于1871年3月在蒙马特山上开始。这座教堂的修建，乃起于一个受过折磨和热心的中产阶级的誓言，以纪念重新将这个地方占为己有。我的朋友不愿进去乃基于一份有原则的声明，他拒绝进入一个庆祝巴黎人民失败的建筑物。我敬 2



佩我朋友的道德信念，但是他的故事只增加了我的好奇心。我看了看我的朋友，以迫切的声调和美国大兵电影中的口吻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

那天我离开蒙马特山的时候，深为这个地方的气势及其传奇所感动。我的朋友带我去蒙马特山，是为了给我一个教诲。但是这次造访，给了我许多它所未解答的问题。这一次本来单纯的旅游却造成大的后果，我“发愿”再回这座大教堂来探索它的历史。但是我在开始作这一研究以后不久，便知道我要说的故事不能只限于圣心堂一地，我也不能只谈巴黎的历史，更不要说巴黎公社的历史。走出对耶稣圣心信仰的脉络，便不能了解圣心堂，而这个信仰的本身，又深深地牵连到近代法国的历史。

法国与圣心传奇故事的关键情节，在两百来年间发生在法国各地。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看到异象的人，报道说耶稣向他们显现，并展示他的心脏，说他的心是神恩和爱之泉源，但也受到人类鄙视和漠不关心的伤害。最重要的一位见到这种异象者是玛格丽特·阿拉珂克（Marguerite-Marie Alacoque）。1680 年代，她叙说曾有无数次见到耶稣的异象并与耶稣对话。在这些沟通中，耶稣主要是说：法国在各国中是天主的选国；法国人是选民；为了保证这个联盟，法国国王（当时是路易十四）只需要把法国奉献给耶稣的圣心，修建一座教堂向圣心致敬，并把耶稣圣心的图像放在皇家的旗帜上。

路易有没有听到这件事无人知道。但他确实没有完成耶稣要他做的事。这也无足为奇。路易十四有许多活泼的兴趣和嗜好，但是对于夏洛莱（Charollais）草原上一群修女的异想、威胁和要求了无兴趣。在后来许多年，圣心信仰中比较古怪的情节逐渐消退，只有少数的天主教徒还认为路易的漠不关心是一项骄傲罪，也错过了使法国变得伟大的一个机会。这种想法日后一再出现，作为后来每一次国家挫折的³ 解释，尤以在 1789 年后为然。然而，在这些圈子以外，在 18 世纪持久不衰的，是以耶稣心脏图像为广受大众喜爱的崇拜对象。

在天主教教会的大力支持下，耶稣会宣扬耶稣圣心的图像为天主

爱世人的象征。在天主教教士和教会的赞同下，世俗的天主教徒佩戴圣心的标志，以为防御危险、疾病和邪恶的护符。1720年，大家认为终止马赛瘟疫灾祸的，是上面写着“止步！耶稣圣心在此！”字样的圣心图像。由1789年起，天主教徒愈来愈为法国大革命的趋势所困扰，他们佩戴圣心以求保护，深信革命表示真正魔鬼的出现。在法国西部所谓旺代（Vendée）的地区，农民在武装起来反抗革命时，将圣心的标志缝在衣服上以求保护。难怪圣心旋即成为尊奉皇室和天主教分子反革命的主要象征。

因此，耶稣圣心进入法国政治文化的时间与大革命相合。在1789年以前，圣心针对的是由于背教、错误和分裂宗教所引起的焦虑感。在1789年以后，它是向被认为与天主教信仰、公共秩序以及天主教基本性质和法国神召为敌的革命，进行挑战。自此以后，就共和政治文化来说，圣心是反对派的象征，以及与被理想化了的共和国有异的基督教的另一爱国选择。许多历史学家，如阿居隆（Maurice Agulhon）、鲍曼（Frank Bowman）、林恩·亨特（Lynn Hunt）、利斯（James Leith）、奥祖夫（Mona Ozouf）和沃维尔（Michel Vovelle），都说1789年后，法国的左派所发明的世俗、共和政治文化，有时是模仿天主教的仪式（如对玛丽安（Marianne）的崇拜是模仿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以及对“马拉的圣心”的信仰），有时是通过破除迷信（如消灭基督教、破坏艺术和文化以及反教士主教），但是永远自觉地拒斥保皇派和天主教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本书所述，为法国天主教徒的回应。他们痛责革命和世俗的共和理想，并且承诺通过公共生活的再基督教化（尤其是通过将法国奉献给圣心），求取国家的救赎。每当共和法国人民的象征玛丽安走上战场时，她便遭遇到圣心。

天主教教士和信奉天主教的俗人，在19世纪的法国分别负起和传递延续圣心重要言论的责任。各主教辖区奉献给圣心，是大家热切企求的全国性奉献的预演。过了相当一阵以后，有的主教辖区还重新奉献给圣心。有人鼓励天主教的家庭把自己奉献给圣心，以此取代全国性的奉献。在虔信天主教的村落，有人力劝村中的领袖将其村落奉



献给圣心。许多领袖也不得不这样做。大规模的朝圣活动是 19 世纪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但也常被忽略。有一个故事，是说革命后的法国已经式微，而法国通过圣心可以重生。朝圣活动成为这个故事复兴的仪式化场合。教士把圣心的标志分发给朝圣者，并教他们别在胸前。大家都明白这是个具有煽动叛乱性意义的动作。当时，罢工运动不常有，规模也小，朝圣是最重要的民众动员形式。而任何罢工或示威运动，也不会像朝圣地的圣所与仪式那样，引起全国性的动员。再者，由贝济尔（Béziers，朝圣者在此手摇波旁王室的白色手巾，唱“奉圣心之名给我们一位国王！”）到巴瑞勒蒙尼（Paray-le-Monial，在此，1873 年国民会议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将法国奉献给圣心的仪式），朝圣活动把圣徒与亵渎神者，以及祈祷与政治混杂在一起。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有一本著名的谈朝圣活动的著作。他说朝圣活动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和“反教士的”，是伪装为虔敬的四旬斋前一日。法国的主教团有效地管制及引导朝圣活动，以达到他们有关法国道德与政治重生的愿景。朝圣活动是悔罪的公民投票。

朝圣活动将各群落连接为一个由朝圣地点构成的网络。在法国各地，彩绘玻璃的窗户、小礼拜堂以及所有大教堂，成为圣心风景上的地标。它们可以作为帮助记忆的设计，使人记起大革命的受害人，以及那些因圣心之名反对革命者英勇的反抗。许多这些地点，包括蒙马特山的圣心堂在内，都是朝圣地的圣所。它们也有教诲的目的。这个目的不仅在于向信众讲述耶稣、圣徒传记以及天主教信仰和伦理学的基本信条，也明白地谈到法国身份的问题。这些地点使用熟习的历史典故和有意中古化的艺术风格，使对于当前挑战的某些响应，有了神圣和英雄式的根据。彩绘玻璃窗是人民的《圣经》。在一系列绘有由《圣经》古代到最近过去的圣徒的窗户中，有一个窗户所绘为旺代将军卡特利诺（Jacques Cathelineau，土语称为“安茹的圣徒”）。这件

5 事使对共和政权的抵抗行动有了神圣的氛围。这样的宗教艺术以道德和政治惯例的方式，把过去和现在（第三共和的法国）连接起来。实

际上，这些地点是文化生产的中心，其所滋生和维持的反面言论，向当时尚脆弱的共和领导权挑战。这些地点也烘托出圣心网络中那个最著名的因许愿而奉献的教堂——蒙马特山上的大教堂。

由蒙马特山圣心堂的修建，可以看出天主教会在大众推销技巧上惊人的创新能力。启发蒙马特这项工程的是法国在战争中败给普鲁士。但是筹款兴建它的，是巧妙的推销技巧：书信新闻；工地造访；颁授证书给“股东”；销售纪念品；“命名的机会”；利用大、小捐款者虚荣心的筹款态度，或是以其发育完备的形式，或是以其初期的形式，都在修造蒙马特山上的教堂时用上了。这座教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完工，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几十年，并超出预算几千万法郎。它的完工给了巴黎一个纪念物，以纪念法国国内那极为保守的景象。讽刺的是，修建它的资金是来自近代最大胆和有创意的宣传推销手法。

19 世纪法国的圣心信仰，代表具有惊人技巧和先进技术的文化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因各种不朽纪念物、纪念品、仪式及对千禧年的期望而旺盛。在共和法国维护“1789 年一般构想和不可侵犯的人权”的当儿，倡导圣心的人说到神权，并且形容一个伴随天主、国王和法国的多重结合而来的基督教乌托邦。1870 年代后期，当波旁王室流亡在外的王位觊觎者在政治上的不适宜逐渐明显时，这个对圣心的信仰，一度与追求基督教君主政体的运动脱离关系。而在 1880 年代，教宗利奥三世在继坚决反对革命的教宗庇护九世为教宗时，他也劝法国天主教徒与其共和政权修好。但是法国人很记得往事。虽然部分由于环境的力量使得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众脱离了主张君主政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却不容易摆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深深地认为这个由他们所轻视的大革命中产生的共和政权，具体表现为反天主教；因而照他们看来也反对法国的准则。^[1] 这是记忆中仪式化了的政治活动的政治残余，如果他们已不确知他们当年支持的是什么，他们还能记得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在 20 世纪晚期，圣心的标志仍多少保留其以前象征性的力量。



甚至在美国，不仅由于圣心标志这一个信仰的图像到处可见，而且由于它在美国通俗文化中无美学价值但为大众所好的地位，使得它也普遍存在，如在电视节目（《X 档案》（*The X-Files*））中，在电影（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中，以及在洛杉矶的舞蹈俱乐部中。圣心的标志虽不像路旁“停看听”的路标那么常见，但也是相当普遍和容易辨识的偶像。但它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都不具有它当年在法国的意义。在法国国内，19 世纪圣心崇拜的文学和比喻，经常谈到法国“特殊的地位”或者说法国人是《新约圣经》的选民。在法国以外，圣心文学和比喻几乎从来不这么说。事实上，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形，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甚至在法国的宗教言论中，这样的说法也已消失。今天在法国，圣心这个煽动叛变的标志，其地位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旗帜在美国通俗文化中的地位相似——一个因混合憎恶与怀古而为人所喜爱的象征符号，往往见于老旧汽车的铬钢保险杠上。^[2]说圣心继续在法国各教堂和宗教艺术中出现是有煽动叛变的意向，是不对的。在法国和法国以外，俗人和神职人员今日把圣心和其他宗教图像视为一样的物件。圣心和圣母玛丽亚及圣徒的图像并列。

因此本书是回忆当年的压抑——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偶晤。圣心堂仍是国际访客到巴黎时最喜欢前往的五个地点之一^[3]，它仍是法国首都的招牌纪念物，和埃菲尔铁塔及凯旋门一样。但是逛蒙马特山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大教堂一度引起争论的地位。对于那些已经知道圣心是一宗教物件（或蒙马特山上的圣心堂为一地标）、但不知道圣心昔日曾作为反抗偶像地位的读者来说，本书可以说是圣心的“秘密历史”。

⁷ 有些读者曾经去过蒙马特山；有些读者对巴黎及其不朽建筑物有兴趣；有些读者对圣徒及见异象者以及像圣心这样的团体仪式和信仰有兴趣；有些读者对由旺代到维基（Vichy）的法国右派的神话信仰有兴趣。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书有一个故事要说给他们听。本书也简单地介绍法国天主教右派的千禧年信仰和历史愿景。国内外的学者

和教师一直到现在都忽略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大半的时间中，圣心对法国天主教来说，说明了什么是“法国本土本性的事务”，它是总体的民族/国家主义。由于这种情形，它的历史也属于它所说明和排斥的“他者”。

【注释】

〔1〕讽刺的是，大约和美国同时，提问说天主教徒是否会是个“好美国人”，在一些人看来是个合情理的政治问题。

〔2〕对法国和美国往日事物的怀旧，参见 Raymond Jonas, “La colonne Sherman et la Vendée dans l’imaginaire américaine”, in *Guerre et répression: La Vendée et le monde*, ed. Jean-Clément Martin (Nantes, 1993)。

〔3〕“Le hit-parade des sites touristiques”, *Le Figaro*, 28 April 1998.